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六

御史劉毅思公臺

字國基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御史謫戍卒

贈光祿少卿謚毅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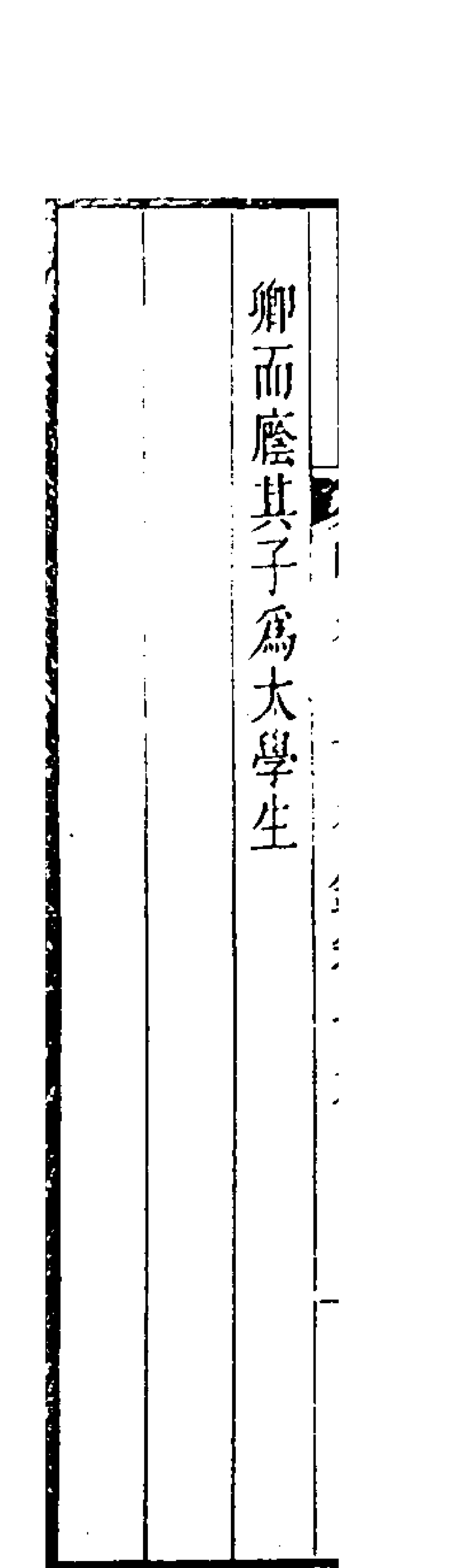
授刑部主事甲戌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以
肅紀綱繩貪墨爲己任時大學士張居正專權擅作
威福勢傾中外公有慨於中久矣乃上疏請申明祖
制節收輔臣權勢以隆萬世治安事大約謂祖宗朝
不設丞相事隸部院內閣臣止備顧問而已自居正
當國每自道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爲而何人不可

進退也顯居其實而又不避其名無忌憚甚矣先帝臨崩計逐元輔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及後與王大臣之獄遂誣以逆夫拱誠擅矣何逆之敢生而居正敢厚誣之何無良心也祖宗時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何人也而死許其贈王是遵何制也祖宗朝大學士缺人必用廷推乃張四維之入閣則居正私薦之而非廷推也彼見親老矣恐旦暮莫測二三年後圖盡起復四維其身後託乎吏部尚書張瀚善狀無他而驟躋大宰俛仰唯諾若簿吏然故所進用者非居正之親識卽仕楚而受恩私者也

彼楚産楚仕豈盡賢人君子哉而一一置之要地樹黨厚矣漸不可長祖宗朝言有不便於民者部院猶得爭之自居正票擬旨下之後其嚴其溫各歸功於已故人感德畏威有甚於陛下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臺諫爲天子耳目所爲防壅蔽也居正在位以內道考察鉗制諸御史矣又計籠科臣賂之以陞遷之速而懼之以考成之遲自非私人未有能安其位者故余懋學以諫罷傅應禎以戍諭又因應禎之故而波及徐貞明李禎矣彼其得進用也則曰我用之也間有降罷而切責者則曰非我也上也市私恩

而避公議古蓋臣固如是耶乃若獻白燕白蓮爲固寵計貽笑天下諜廣川宅誣遼王以重罪令武岡王又見告矣爲子弟中鄉試而許監臨提調以京堂巡撫今嫡子又見覬心矣壞法干紀孰大於是况其巧於行貪不在文臣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天下之人莫不切齒唾罵而卒莫敢指摘其罪者則積威之所刼也疏入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悦下耶則負國竭公事上耶無以逃當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

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稍
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
公所為論居正者皆摘發情隱預逆其專恣奸謀於十
年之前無一不讐故居正啣之入骨力欲致之死地
則舉其私黨王宗載巡撫江西而用陳世寶為巡按
交以其事托之載寶至陰廉公居鄉無事實遂密謀
於推官其安福知縣某啗以首薦立致要階則厚賂
其仇家謝耀俾赴闕誣奏上公罪狀奏入居正心喜
陰激上怒下江西撫按窮治其事而公竟謫戍廣西
以死江陵敗後天子從廷臣議復公原官贈光祿少


卿而廕其子爲太學生

大理寺丞傅公應禎

字公善號愼所江西　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大理寺丞

初授楚零陵令凡所搠革一倣古循良遺蹟而潤色之備載拙政錄有巨寇出沒洞庭卹者莫敢詰公竟殲其魁江上悉平祈陽巨村夙爲蕭賊所苦國子生李新欲訴之官賊反噬以重辟往返十餘年莫能決公一旦決之抵賊死闔村肖像祀公

甲戌調溧水乙亥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閱五月公上疏剴切言三事其一曰常存畏敬以純君德如雷震

端門獸吻地震京師各省未聞發一詔囘天意豈天變不足畏乎大監抽分係正統間蹔行然先皇納李芳言停止而陛下欲效中朝失德故事豈祖宗不足法乎戶科給事中朱東光微言傷時非折檻解衣者流留中不報豈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畏安石所以誤宋此不可不爲明鏡耶二曰請蠲賦稅以蘇民困隆慶二年至四年免三徵七是矣如戶部秋糧夏麥禮部藥材兵部船價工部料銀江防海防軍餉之類朝廷責巡撫巡撫責監司監司責郡邑桁楊載道于動天和誠非細故乞下詔非係侵欺者悉與豁除其

中如蒼朮斑竹四司料銀可減者減之若是而民困
未蘇天變未除宜梟臣虆銜爲欺罔之戒三曰敘用
言臣以開忠讜陛下登極召用石星等臣隣彈寇遖
給事趙參魯紏中涓而降爲典史余懋學陳五事而
禁錮終身其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煥等言
或大或小或輕或重悉置不問如陛下初政何臣愚
以爲如參魯懋學並宜錄用爲言臣勸倘臣言行卽
淵鼎鑊所甘心焉疏入江陵大怒公王安石語侵巳
擬旨逮詔獄考訊備至得詔譴公定海衛戍終身時
親知僻匿戶科給事中徐公貞明聞而被髪徒步首

闖獄門護公而御史李公禎喬公巖亦至後詔詰三
公徐公曰傅其直臣也臣知其無罪上怒擬旨落三
公職二級調外任天下俱壯之
公至游上諸市井小民遮道號公曰是常奏豁宿逋而
活我小民者耶爭出居居公遣弟子從公遊公屏跡
鑰扃不與聞外事惟問國家得失則憂戚見顏色與
諸弟子語悉忠孝大節庚辰聞封公逝公徒步歸癸
未上因御史孫公繼先言詔起公故官公七月入都
門時仲秋上方戒期閱壽宮會薊遼火光異常公陳
情尼上行內多譸遻大計上優詔答公越月求南壂

南大理寺丞出都門揭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俱大用公在告凡三年海內方冀公大用而遂不起矣

公幼時大守復齋奇公贈公曰三篇說命調商鼎千載家聲仰傳岩公得罪竟以三事被罪又隣叟夢公樹榜楔上顏曰乾坤正氣後當道送公扁竟如夢中語

大理寺雒公子仁

字少涇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大理寺

評事巳丑十二月建言爲民

初授肥鄉知縣調繁清豐縣戊子陞大理寺評事巳丑

恭進四箴疏臣思人不仕則巳仕則當匡正其君臣

如京閱歲餘僅朝見於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

動當日體輙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

以是知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

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

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利則亂神尚氣

則損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釀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劒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寵鄭妃冊封徧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並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愼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潞紬至幾千疋畧不知節愼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爲不誣況沂之瘡痍未平而鯨憑神錢復入雖皇上無以

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竟使斃於杖下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儁姜應麟孫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淸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於心係

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強壯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設若護疾忌醫不以臣爲訕謗則必爲干名爲出位訕謗非臣所敢也近見科臣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但分官守言責爲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若辭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舉刺人才條陳世務求

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已而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胥天下以言爲諱此說倡也豈祖宗之福乎孟軻氏論國君有取於法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之儔批鱗補闕之拂士也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忖其心矣蓋元標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忌而不用也豈知直臣不便於皇上及左右深有利於社稷宗廟者哉況水旱頻仍邊鄙不靖若皇上勵精圖治引用正直可以消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況奏牘多留中不出抑不知爲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

之際有未明乎皇上之溺好四者不曰握生殺刑罰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邃密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之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可覩也而遂不檢乎權但可以傾保祿全軀之士而懷忠肝義胆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即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徵臣一得之忠悃伏望置之御座庶可以廖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敬將四箴開列於後

戒酒箴曰耽彼麯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慢威儀外缺神

禹疏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陛下醲

酣勿崇戒色箴曰豔彼姝治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
妍恢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
藥陛下內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不剩公
爵稱贏私家歷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
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忿
雖任情法尚操切致盜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
皇暴戾羣懟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御史萬公國欽

字二愚江西新建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御史以

建言謫四川劍州判官

少負時名制義家得其片言凛若功令出宰新安以德

化俗新安人尸祝之巳丑召入西臺上荒政疏云浙

直二處蒙發帑金折本色遣科臣分置賑貸湛澤交

流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相慶矣但江西湖廣其苦無

異於浙直也乃竟遺詔旨之外寧免向隅之悲耶伏

乞皇上勅部併議停蠲則枵腹者有更生之路而待

哺者無不均之嘆矣疏入不允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臣惟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用非其人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濁亂錯非其人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汚考察降謫此朝紳所不齒也乃頻首權貴得轉尚寶未幾即陞常少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年久應敘擢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況又以私躐陞陳 哉其何以示勸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所共仰也偶黙簡未及謀升臺官未幾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以罹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多年職掌

無悏然亦隨一元蔓延而併逐焉是無過者又因有過者而及其波也況又以讐外轉王麟趾哉其何以示懲伏乞皇上愼重名器愛惜人才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雖比美于唐虞無難矣

比部主事吳正志參陳與郊李春開疏語剴切而陳爲政府所暱將重譴之吳疏下奉旨切責究主使者厥明道長赫瀛集十三道於朝房會參吳主事公獨峻語折之吳得免杖

公自記原任禮部尚書董君份爲政府親家且世宗朝典壬戌試事申公與次相王公皆出其門年八十矣

本省撫按以存問疏請蔭申與王之風旨也疏上京師參煩言然莫敢發其事者余嘗讀書吳越中得康其不法狀援筆草疏項刻而成疏語謂外藉姻婭之寵靈內憑子孫之貴顯及賞罰僭濫皆侵政府疏上故事內閣送揭帖復見朝房政府曰董公昔日立朝罔未善然居家卻好余應而不答見許公許公曰董公固難存問然公疏峻切不能當求榮反辱矣疏下禮部議竟停止吳越人士且謂余造福於東南也○

又自記橫奄不法事余奉差部署北城其間盡爲大閹甲第但舉其不法事最著者一日乾清宮內侍毆殺

平民余以故事題知疏請得旨惟令司禮究問而已渠固有中主也再二日則神宮監御馬監二閹各毆人致死余甚忿之乃草疏上語峻烈時掌書記者前稟余故事惟題知此疏上恐中貴大恚主君不久矣余曰固知忤中貴但前疏題知者止令司禮監究問都城之內殺人而不抵罪以中貴爲憚焉用御史司城哉疏上諸閹下法司竟抵罪諸中貴恨余然余無可指摘郎蹤跡余甚密亦無奈何矣

又自記云萬曆十八年五六月間虜犯臨鞏勢甚猖獗京師大恐顧廿年以來主和議政府及本兵大臣啚

苟且了事不過增金帛以退虜而已然每年市賞虜以數百萬養邊軍以一百五十萬其養邊軍者大率三分之一以媚虜一以媚當塗一以入私囊邊軍無毫有也邊報速至督撫梅君友松趙君可懷匿不以實聞惟巡按崔君景榮奏失事頗詳政府及本兵回護督撫意在和議臺省執奏章數上不甚行雖遣經畧大臣鄭洛蓋掩人耳目禁言者耳七月二十六日上早朝召閣臣議邊事上明見萬里意在於戰閣臣徒事彌縫欲入和說公議憤憤諸言官未有爲首難發其隱者至八月二十四日接邸報梅君友松以功

罪疏至意啚了事也二十七日李君延儀以開市疏至則激衆怒矣余於二十八日草劾首輔疏二十九日淸稿三十日覆閱數次且度其言有關於國家大計否遲囘久之竊謂予言盡行則國家有大利予言未必盡行則國家有小利夫以余一身而博社稷之利何所憚而不爲余意决矣至九月初一日遂上而次輔許公國弗善也遂謫劍州判官劾疏載萬曆疏抄中

都諫張公棟

字伯任號可菴崑山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兵科都給事中以選儲例籍天啓初贈太常寺卿

父贈新建公士渝遘家難盡亡其故業跳而之金陵公與其弟奉直公文柱日夜刻苦自勵僦椽以居不蔽風雨配歸孺人太僕公女也洴澼洸以養姑而公遂出百里為經師得修脯以養母踰月歸省語相泣更相勗也遂以丙子登鄉薦明年舉進士魁其經選江西新建縣其為令大要嚴馭吏而慈視民有所興革歸於實意豪強脅服盜賊屏息即大吏有所上下

手輒覞張新建云何不敢以私屬也時有算田之令先生徒步田塍間合凌雜之則壤而彙爲三等遂爲通省絜程其地至今賴焉

六載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公在班行中嶽嶽不撓素爲朝端忌憚刑科時條議荒田改折白糧徭役改折之議即議施行爲東南永利而白糧帶解未蒙覆允蓋政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糧破產相繼切寧軍受腳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於計甚便然如政府何即日解組歸歸三載起掌兵科會樞筦政故事科劾諸臣胥武弁視篆者恒受意政府

以爲常公獨不上謁政府論罷恭順侯宣城伯及雲中大帥皆要人之私也故九邊閱視掌篆者例不行而公得固原先是閱邊使者出塞供給車騎擬於王者鉦鼓塡咽數里不絕公悉屏去騶從禁郊迎獨身匹馬遍歷諸險隘亭障問審形勢稽惰勸或竟日不食僦民廬令夜宿以是益習知邊事報命諸疏不爲陳言而一時壁壘旌旗亦若皆變色焉

論邊事久敝亟宜更始疏云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鹵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

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國至概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爲欺也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樞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誤國事者矣爲督

撫者以一身受閫外之託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胠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眞盜而寘之法乎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徙薪徹土務爲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嶄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下此爲督撫分猷者司道也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爲督撫宣力者將率也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倆其要機又專在於執政眞以實心狥主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於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

便於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酌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上不聞責之科道而我皇上又能厲精密勿奮然以除兇雪耻為事欽然以攘夷安夏責諸臣仍寬文法以盡其用假歲月以考其成今日之邊事庶可冀其改觀乎

巡按使過疏云臣巡歷洮州忽接邸報中有太僕寺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書鄭洛及兵部尚書王一鶚退荒萬里一時未得全抄即不知琰論洛何事臣皇皇

焉若有芒刺在背而不能傾刻寧者非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而去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問其玩寇者爲誰曰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過者爲誰曰洛也此安可使之委責去而留禍以貽後之人也洛誠有實心爲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而奈何始出國門即以誘鹵東歸爲上計朝夕所與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實一人今日奉書顧義王明日致意三娘子全憑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爲羣鹵刻期可歸奏凱還朝指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

年九月迄今幾一年所奏皇上試以問洛曾練一兵否乎曾調一馬否乎曾繕一險隘以備侵掠利一器械以爲折衝否乎而具疏輒云經畧已有次第豈經畧之責專在求鹵媚鹵而無實事可爲乎則又何怪乎疑者之蠭起而言者之蝟叢也如以爲功罪當明則願皇上一奮乾剛先將王志寶顯戮於市以爲賣國者之戒而仍以經畧之事專責諸鄭洛曰順義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卜失兎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火洛赤與眞相台吉二酋之首不致於闕下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莽捏二川本吾內地苟有

虜跡則經略之事不許報完靑河之西河腦之上虜穴尚存後患叵測則經略之事不許報完必使洮河之間兵無待增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宇甘肅之間沓自爲沓虜自爲虜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略之功而洛亦有生還之望不然鼎鑊居前髑髏居後亦未爲晚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猷聲望臣皆不暇論惟論其所部所覆邊事諸疏有一疏當於人心否乎其尤可恨者則近覆甘肅閱臣李汝華一疏也汝華疏在御前皇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敘虜情邊釁總總亦詳以懇矣一鶚盡置不覆而僅擇

其一二發語爲口實以揚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人臣不忠孰大於是彼其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皇上也洛之所以敢於玩寇貽禍敢於哆談賣奏敢於欺天罔人孰非憑恃一鶚爲三窟一鶚不去邊事殆無望矣亟去一鶚另擇大臣中赤忠爲國者使掌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卽鄭洛亦且有所顧忌而不敢不盡力於經畧之事關係非輕淺也

辛卯壬辰間廷臣爭以國本爲憂言者益急中旨亦益峻至李公獻可疏入禍且不測公獨慨然引與同罪故一時貶斥者甚衆而公爲尤烈云

公既削籍歸日唯奉母爲懽備極色養室無姬侍門無雜賓居無廣厦衣食無靡服兼味嶷然高峻一介不苟闔門養重有司莫識其面環江以南銅墨之長旌旄之使不畏吏議而畏張公閭里間或爲不善亦惴惴曰得無張公知乎故公不出戶而梓里咸倚重焉至甲辰竟以母夫人喪哀毀廬墓而卒朝野痛惜諸生奔訃上其事兩臺及視學使者檄建祠崑山之陽額題忠孝而給諫喻公侍御郭公交章請謚贈於朝爲世勸君子以爲允云

公孝友純至自其天性奉直公卒於官千里扶喪撫其

遺孤倍於已子外氏柴翁售業富家欲耤公登其直公義不可而恐傷太夫人意自鬻負郭以償翁同年顧公蚤沒家遘外侮卵翼其子甚至始終不使知也其他賑貧恤困惇倫尚誼事不可縷數

文文肅震孟曰余未識先生而先生於余有國士之許故余感先生知最深夫先生非僅慷慨激昂敢言士也其所疏民隱邊計後有明者採其遺言有一非實用乎抗權貴斥佞倖抑其餘矣先生位不顯用不究而清風勁節奕奕俎豆進則龍見退則鴻儀嗚呼丈夫又論遇不遇哉

光祿寺丞朱公維京

字大可號訥齋江西南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光祿寺丞

父大司空鎮山公衡公五歲鎮山公宦東魯搆入賀表至一人有慶方閣筆公過而應曰萬壽無疆父大奇之十三歲蔭入國學國學有落星石先輩戲而指石爲題公立應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奇名已噪京師庚午中京闈丁丑賜三甲第一官大理評事陞大理寺副當事者實欲抑公而公曰棘闈豈臣子擇官地耶精究法比暇則考究國典經史時與諸君子倡和怡

如也辛巳以討左遷汝州同知

公至汝州會魯山寶豐二邑軍民交鬨公奉都御史檄

勘至呼而示曰夫軍民自異國視之無異也不聽

吾猶有三尺在軍民悉叩首願聽公勞畫乃上書都

御史悉其情蓋伊王雄據日屯額多而民貧一旦民

欲奪軍地則軍與公幽為計畫則軍民兩平都御史

大悅向人言曰誰謂朱君文士耶

轉浙崇德令崇刁衝而疲又先令死焉時出為祟公至

祟屏跡公去後復出人問曰朱君不取民間錢耳蓋

公在崇時出橐中裝為民輸賦然不使人知人亦罔

有知者而見格於鬼神以是知廉吏何不可爲也隣烏程歸安二邑豪家以方田匿糧二萬餘竪旗幟稱變撫臺張公檄公往勘公清出匿糧二邑帖然

陞工部屯田司主事補駕司職典馬政清出典東粤文衡所拔多名士會銓臣啓事故江陵所陰抑者公名在中得陞光祿寺丞署寺篆夙弊一清

火落赤敗盟跳梁塞上經畧專主撫鎮臣專主戰廷臣互有觀望公極言戰便無落宋人故事語侵經畧甚具又涇陽魏公以寧夏事被逮公上疏與廷臣共爭魏公重臣魏雖逮竟得生還

癸巳春忽三王並封旨下公上疏曰往者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祖宗朝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藉以為口實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僚庶寀同而無辨震位為之久虛主鬯懸於莫屬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

此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皇上念及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弼以將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皇上之遵祖制以光聖德也然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元輔焉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諮之元輔為元輔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蹤尚在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嘿無一語即欲如旨擬勅絕

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爲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

上手疏怒甚有嚴譴旨閱三日怒稍解得爲民

公登第十有七年官不過六品出而民飲膏澤入而鬱

有數奏歸而鄉有頌聲公不亡矣豈其卿哉豈其相

哉

禮部于公孔兼

字元時號景素金壇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

儀制司郎中卒

授九江府推官郡守戴春雩以公起家華膴未習民間

利病而公所以服官覘寒士亡異時江陵柄政尚刻

核公一以寬慈亭疑頌聲四沸然不爲一時得民計

如築堤建鎖江樓招戶口濟老鸛塘懇荒田議夫馬

皆其鉅者屢署郡邑篆而贖鍰毫不自點例當召入

爲臺省有忌者欲移之南而以公論移禮曹

公在禮曹孤行一意時戊子試錄職當磨勘公發其可

疑者數人與饒高二主政比議當路及諸臺省目攝之而公自如已又數吳都御史時來謚忠恪不當宜奪内薦尚寶少卿孟秋刑部侍郎陳瓚故御史楊爵後楊孟竟得謚而忠恪謚奪說者謂公一疏澄汰忠邪有功甚大即衆側目而公自如

婁江再召入也初討與公同好業遜謝之忽三王並封議起公累疏力抗婁江奪羣議竟易成命而又以趙考功南星謫事起而疏内閣始不能平曰一曹郎嘵嘵吾黨爲名高地謂何擬旨落職三級調安吉州判公於是一赴浙即投牒杜門不出㑹世遂崑嵩者多

攀援名山巨壑消其英雄磊落之氣而公獨憤然一室尋繹經史嚴明矩矱東林之會公與盟而不時至嘗與顧光祿期曰學在無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眞傳光祿韙之訓諸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冏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槪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慕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其謹識命諸子娓娓如此當時欲處之卿寺辭以之衡文七閩又辭

浙中月俸人謂此官廩於義無傷公又辭蓋胸有所不欲故有所必爲此蓋微顯合一者也

禮部張公納陛

字以登號文石常州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

禮部主事

公八歲通書義父素行翁敎以檃括破題法值臥懷中

對牕前月令作破隨應曰漏清光於暗室掛玉兎於

當天翁大奇之

戊子己丑聯捷廷試二甲進士尋告歸省太夫人於家

辛卯赴京謁選分較順天鄉試榜首沈何山從春秋

房落卷中搜拔之時以爲知人壬辰授刑部山東司

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敕諭禮部並封三皇子

爲王君偕石帆岳公暨涇凡顧公謂冊立重事宜屬
大廷公議令諭札出元輔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
二百年未有之禮遂合疏爭之復倡議與同曹郎詣
各曹卿懇疏百司和之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亦悔
禍出三愧三悞疏請勿王三皇子而啓皇長子出閤
讀書人以爲有回天之力焉
癸巳南星趙公主計事一時壬人以考功令盡罷黜
政大不悅時省中有以廢僚摭拾遺章者部覆皆留
遂調旨切責考功罷其官衆正譁然不平公復抗疏
論救上固怒爭冊立事又犯之有旨論捄考功者而

同事六人皆逐矣公得鄧州判

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涇陽顧公修涵山先生東林之社公時時造而臨之其論學以端本源敦行誼為主大要宗伊川晦菴兩夫子而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

居恒不輕謁有司至事關郡縣公是非大利害他人囁嚅不敢前者輒毅然先之任怨任謗無少避忌乙巳郡守歐陽公延修府志是年修宜興一邑志成

宜邑故行五年糧役大姓坐廢箸者十九姚江丁公來令宜改行甲遞法民便之逆後漸因圖分有肥磽戶

額有多寡解役有煩簡當邑侯秦公審編而五年之役議復紛紛起矣君爲移書陳條編之便七而極言糧役之害議得寢

條上荆溪政要曰淸賦入均徭役謹使令議倉役議總稅平解役平訟獄禁窩訪慎交與重學斅釐奸剔蠹纍纍見之施行歲戊申江南大祲撫臺周公疏請於

朝得頒蠲賑下諸有司公請蠲均及於通邑賑獨施之水鄉邑侯愉公大然之人服以爲公

初君釋褐比部適當典獄有賊盜越獄逸實在君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君請之大堂孫公曰失事在主事

豈獨聽黍幸勿他及孫公壯之從輕議而更因是賢
君延譽不已
己酉春三月偶患瘍復發至八月轉劇適史奉常玉池
湯直指質齋諸公相繼至時時邀至榻前敘論彌留
之際諸公因曰兄平生學問到此至得力處須定性
君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徐歛手於胸作
肅恭狀不踰時而逝矣公真超然於死生之表者哉

副使顔公鯨

字應雷號冲宇寧波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提學副使

選行人出使襄陵王不嫺於禮公以大義感動之王卒

以孝聞

辛酉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其條議如救民困裕國儲親

漕規議海運河工時弊俱見奏牘中馮漢者京師巨

猾倚定國勢爲漕政梗勢張甚先生巡倉時廉得其

狀朴殺之伊廣人潛謀不軌服室器用僭擬乘輿而

善陰持當事者短長當事者噤不敢吐先是有上䖈

人不軌狀者業已奉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爲腹心盡匿其狀致其父子支解之事蓋岌岌矣肅皇帝漸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巡按河南辭徐華亭華亭曰聞部內宸濠事且急誰哉王伯安乎先生曰此與宸濠不同宸濠能以策屈羣雄羣雄亦樂爲用伊藩雖招致多人然皆椎埋市井無賴如狐豚輩一飽搖尾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指其有意乎先生曰相國能從中應言官敢愛死以辱國華亭遂决意屬公公至卯覲察耿公隨卿有心計乃密謀於耿公耿公與庶人承奉王鑑莫逆乃以秘計恫喝鑑鑑復從中

應凡廒人奸利事悉報聞而所藉爲死黨者鑑以意

散之殆盡公旣問其肘腋離其黨與絕其偵伺乃疏

熟數其不軌狀上得疏遂寘廒人鳳陽獄國除乃籍

其貲財充軍賦而所掠子女悉召而散之不煩血刃

危禍頓消懽聲蓋達河洛間矣是時上左右前與廒

人腹心者垂涎府中裝乃以危言激上曰廒人貲財

上有也廒人子女上有也令御史悉瓜分之寘陛下

何地上幾爲動公亦有聞不爲動賴華亭解而始定

自廒人法而諸強宗歛手聽公指揮凡詭寄欺隱田

糧爲民閒害者剪除殆盡

公兩秉學政北畿湖廣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明道術正風化爲急務最喜闡揚節烈忠孝事又最執法海忠介以直言下獄幾肙不測昌言救之沈公靑霞以直言究死塞上公拔其子襄入太學爲忠裔勸後其子積官至二千石

校士嘗德有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行復黜入有告者曰是不可爲文士地公曰文士易得耳寺終不能以文先行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及成國舅王册以賍恍法顯陵諸惡爲地方蠹公悉執法不少挫其强毅有執類如此

公之仕蓋三黜云初以發厥儕奸黜再以疏江陵遷二以左新鄭罷公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二相之黜公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嫌於公乃起廢之典無聞甚矣直道之難行也

鄒忠介公曰弓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公旣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公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淺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七

吏部顧端文公憲成

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南光祿寺卿卒崇禎中謚端文

幼沉敏異常兒嘗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儆師一日講養心章公請曰愚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其聰穎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作如是觀五經註脚豈虛語哉

丙子首應天試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病傾

國走禱羣望而公拒不與同官代爲署名公獨馳往
削去江陵尋卒公得調吏部歸省丙戌起驗封司丁
亥大計會有糾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丞自
修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訟何語侵
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士
論服其公正而執政惡之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州
推官又移泉州壬辰大計舉公廉寡欲第一尋擢考
功司主事吏部出而再入者自公始癸巳趙高邑司
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高邑以此得
降調公疏顧與同能不報

時王婁江當國並封議起公倡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
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
屢更矣今日待嫡斷是無期也又貽書婁江切責之
婁江遂自劾三誤並封之議竟寢
公爲司勳鄒公元標已投之南刑部求去有旨放歸公
力勸首輔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罷推代者時
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首輔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
伯翰林也故欲用爲冢宰以盡收大權於政府公曰
往者內閣之權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
冢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

首輔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爲冡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舉七人舊輔王公對南爲首而宗伯不與焉首輔曰羅君推冡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逯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多不得立於其朝矣

婁江嘗語公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公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而去後起南光祿不出

丁未福清拜相公移書福清言近日輔臣以模稜爲工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忤當事意公先後宦績皆在吏部曰孜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以至夢寐之間猶不忘國家而不得盡其用天耶人耶歸里後修復東林書院與弟允成高忠憲公等講學其中吳越之士來會者輻輳由是東林之名滿天下

神廟甲申以後廷臣競起交攻矯激者攻大臣諂媚者攻言官惟公之疏云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潤畧於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

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昜我何不以古人自昜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爲諸臣

斷案

與管東溟書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麄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

四字於陽明雖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我之所得有則皆感

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巳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

公之學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維閩嘗曰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

光祿卿劉公元珍

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光祿

少卿

初授南禮部主事繼補職方郎有垣長某攝六篆操諸

司權莫敢抗者公毋事輒以理諍垣長曰此郎君不

可與爭鋒唯唯聽命公益殫精部務核虛餉汰冗員

節省金錢二萬有奇

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以楚宗事忮郭文毅其

徒乃布妖書引羅批根思一網異巳者馴至考察大

典羣奸亦從而訐之上留察疏不下盡復臺省被察

諸臣公抗疏上言首輔　比昵憸人錢夢皐即如考察一事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張無忌疏入詔下公卿會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言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能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

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

招撫南四衛官民為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復疏劾國縉投拜李成梁為義兒與如柏如楨狼狽相倚種害遼左已而被叅解任乃忽擁衆數萬竄入內地保無奸細攙入其中國縉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上以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巡撫者則格不行未幾病卒京邸得年五十有一

公少苦貧性尤儉約清素汚萊歲入不飾宮室不殖瑶

玩稍瘉即斥付施予倡率同志舉行同善會於邑中凡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其治家一尚嚴肅而尤善體人情嘗曰家衆造惡皆繇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嘗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乎望蚩蚩氓林居十六年杜門不與外事而無念不爲民章善癉惡閭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冤枉事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止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藉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枉密爲雪不令之知其狷介如此

光祿安公希范

號我素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南吏部贈光
祿少卿

爲行人陞禮部主事調南京吏部時高公攀龍昌言蒙
譴公慷慨論救謂年來直臣不安於位賢士側迹於
朝趙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者俱次第屏黜
趙用賢天下皆知其品止以吳鎭瑩子一疏而歸使
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鑨之清純
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楨之孤介廉方皆先後
去國天下共惜諸臣之不用而暴闕臣之妬使不得

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疏正直和平此皇上之忠臣輔臣之評友反蒙重斥與弘濟疏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恐君子退小人進誰爲受其禍者乞皇上將楊應宿削籍并斥鄭材以爲小人媚竈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奬忠賢并乞嚴諭閣臣無挾私心無樹私黨則聖德光於日月久安長治可跂足待矣疏入上震怒削籍歸

時顧端文方糾同志論學東林冠裳輻湊擬於鵞湖講席公猶夷其中廓如也所居膠山麓喬木數百章碧流千頃杜門不出出則乘一画舫列綺窓十二圖陶

元亮張季鷹蘇端明米南宮諸名賢以爲玉湖烟水伴忞其所之樂而忘返朝事變遷總付不聞會當鼎湖再賓嘗作詩誌痛有受遺元老仍增秩用藥鴻臚也賜金之句尋卒於家贈光祿寺少卿

侍郎葉公茂才

字參之號閒適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南工部右侍郎

初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工部攝六篆事並治搉蕪關杜羨餘開雙港之禁國課既登端坐聽欵乃聲飛渡矣疏以羨金餉邊且曰往歲旱行旅罕通邇而美非臣願也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

壬辰改吏部郎請告歸里丁外艱戊戌守故官亡何復請告己亥補禮部郎辛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申遷大理丞壬子晉南太僕少卿時朝論訛淆有斥

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謂當日毒害逆宗妖書煽禍搨留私人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諸不法事皆彰彰響發奸摘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欲坐以奸人揑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决裂清議貽禍無窮疏入不報其黨更攢集攻公公怡然應之謂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雖[illegible]官何難勇退復貽書當事曰今已决意入山無煩再計然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不明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翼

者則有旁囂止囂說年例考選不協輿情則有上鄭
太宰書隨予告歸
天啓初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擢南工
部右侍郎甫蒞任見璫燄方張時事日與先幾引去
雖覊封指日弗戀也有同人北上者輒攀餞叮嚀曰
前星未耀主上孤危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第一
義諸君何不慮及其片言扼要如此比黨禍起高忠
憲從容自決經紀之無餘力未幾亦卒年七十二
公勁骨清標昂然玉立與顧端文高忠憲皆以道學相
規切為鄉邦典型以裨勸懲則有見聞錄以彰彤管

則有八貞女傳以定國是則有三桑記以揚祖德則有手輯家乘及口授尤伯聲所爲世德傳雖官居九列通籍四十年倜若寒畯聽事丈有咫四壁蕭存閣閣老屋也敗椽几一二設座待客皆數十年物而庭宇頗修潔不以儉陋廢灑埽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世無訟以此占世德云

尚寶丁公元薦

字長孺號慎所浙江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

尚寶司卿卒年六十有六

少負異姿弱冠廩於庠從顧涇陽馮具區兩先生問業聲譽鵲起登第予告丁外艱至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光宗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議公封事中多責備婁江相國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巳亥京察以浮躁落級積十二年庚戌起補廣東臬司經歷尋

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辛亥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能脫之者公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其黨轉攢矢攻公公再疏極爭條具剖眞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者云疏再披徵誠以存公道皆反覆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際疏入不報遂移疾去在主客三月所主四彝人貢者皆感悅旣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誣東林日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又人以講學爲諱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闈策問公

家居不勝忿乙卯復應疏闕下爭之是及亂政之叛
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
遂以不謹削籍或謂稍遜款要人可免公曰此膝一
屈可復伸乎歸而卜築山溪時集同志講學談道刻
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啓初起廢籍諸臣至公獨以
察典格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
卿而公已病會逆閹用事大創門戶公病中輒扼腕
詔削公職未幾卒
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
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爲小

舠於相公舟側者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
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粱谿先生先在焉
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
便飛棹而返後孔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此先生
細行而風義槩見矣
公皆義若渴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簒繼
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嘗援
劉清惠公曾孫女於羣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欽明
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著云吳俗善逋賦
以鄉紳冢悉免徭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

鬻子女以供追呼有斃命箠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均徭之議大為梓里譁諜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

長興盜起破城殺令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公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設殊賞鼓勇殺賊所捕郡縣謝絕一切造請有投以暮夜金者却必峻或廉其枉即密解之不令人知凡知交當路絕無一毫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其廉介絕塵

如此所著有西山日記奏疏若干卷

御史錢公一本

字國端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

初授廬陵知縣興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平訟卓異冠
一時召入爲福建道御史首糾前江西按臣祝大舟
包匭恣人谿壑罔饜無以風厲下僚而反敎之貪負
陛下任使上怒逮御史于理公不問御命廵西粵諸
聞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糺上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
則黜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者二人
聞立易期公極言壞祖制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

本爲戲如紿如縛乃展轉摩定如此者一人言及郎
曰此激擾也故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
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
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
掖上嫌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
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爲編氓若其遇事憤激侃侃
發抒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往往駕明旨以箝
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覬謁遍
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
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河

西敗觚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兵部侍郎許守謙疏畧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眞晟學正曹端尊奬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

自蒙譴歸謁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鏃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　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亹亹頻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

有眦記尋洙泗之脉以淪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睠顧宗國觸事痗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畧與堯夫等其寄寓道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

太僕寺卿吳公默

字因之一字言箴吳江人萬曆壬辰會元仕至太僕寺少卿卒年八十七

受學於王公錢稱高第子壬辰闈義皆匠心獨造至今經生家猶奉為程式授兵部主事以艱歸已亥補禮部歷其曹癸卯遷尚寶司丞進少卿祖制璽卿在詞翰之前向本司讓之公毅然欲復祖制值入朝昂然執笏前趨詞林中有不諳典故者公正色曰雖違衆證也衆詞林不平訴於內閣貽書往復不為屈因得吳鐵漢名

漕撫李三才素以梟雄任數自托東林恣横無忌一日

邀公飲因佯醉語曰朝廷欲我大拜公知之乎公折

之曰公安得有此李遂色沮

在禮曹日梁溪某偶以珍寶值千金求疏叙其父某官

廕公謝曰彼嘗得廕具疏吾職也何賂爲其人又固

致前餽卒御之

邑令劉公時俊吏治爲三吳最以漕卒鼓譟爲淮撫某

所劾公方官尚寶素知時俊賢爲白於河南道御史

御史出彈事示之默曰爲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

復爲訟言於朝大冢宰孫瑋竟用公議僅奪時俊俸

二月而公卒不令時俊知

公家居里中時俊雅重其行義恒挐小舟從一奚童詣候問政得失及邑中利弊公條悉以告由是時俊治日有聲而公所欽留惟脫粟飯爛蒸一瓠而已時俊以是益重之邑人某坐殺人抵罪繫獄久矣時俊覆案已得冤狀知其家巨富也則詒之曰若得吳公書來即釋汝某令其子具槖中金三千爲壽公據實白時俊平反之而不受一錢也

公與東林諸公交契無間然和而不同無赫赫黨人名

周忠介順昌被逮公與欽治且助之鏹吳風溺於火

葬公所目擊者往往出資掩之遇饑首倡減價官糶冱寒時出布絮以衣凍者方外募化則絕不與一逼曰此輩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天地一蠹也又不妄狥佞佛者云

烈皇初立璫黨猶尸權霍維華舊令吳江言於衆曰吾將起吳公佐銓公聞之艴然曰霍若浼我必當逃之深山其嫉惡如此晚年徙家郡城中丞直指監司守令之屬無日不造請其門凡民間疾苦吏事頗僻賦役之失當豪惡之暴橫胥吏之作奸莫不具爲當事白之當事率恭行恐後吳中巨姓相戒莫敢爲非自

公沒後而縉紳士大夫相率杜門結舌莫有爲地方任事者即一漕兌軍強民弱害且日甚而郡邑守令亦往往無所顧忌然則公之有裨風教也不益信矣乎

公嘗言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七終